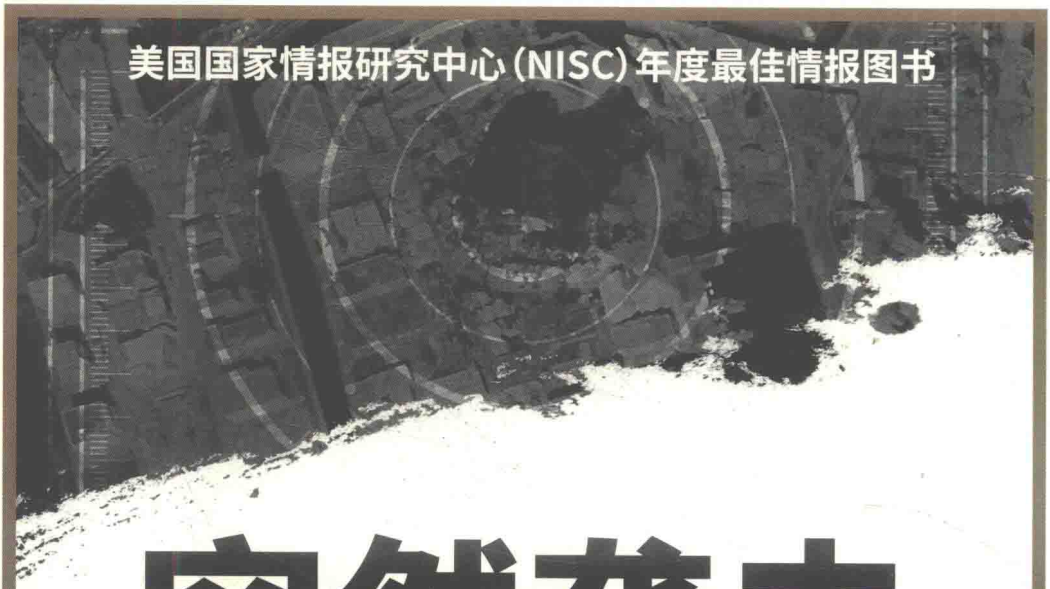
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国家战略预警研究译丛

美国国家情报研究中心（NISC）年度最佳情报图书



突然袭击

被袭国的视角

SURPRISE ATTACK : The Victim's Perspective

［以］伊弗雷姆·卡姆（Ephraim Kam）——著
王静　朱里克——译　李力——校译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国家战略预警研究译丛

突然袭击：被袭国的视角

SURPRISE ATTACK : The Victim's Perspective

[以] 伊弗雷姆·卡姆(Ephraim Kam) 著
王静 朱里克 译 李力 校译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突然袭击：被袭国的视角 /（以）伊弗雷姆·卡姆 (Ephraim Kam) 著；王静，朱里克译．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8.2
（国家战略预警研究译丛 / 朱策英主编）
书名原文：Surprise Attack: The Victim's Perspective
ISBN 978-7-5155-1599-1

Ⅰ.①突… Ⅱ.①伊… ②王… ③朱… Ⅲ.①袭击—研究 Ⅳ.① E8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 292530 号

突然袭击：被袭国的视角
TURANXIJI BEIXIGUO DE SHIJIAO

作　　者	[以] 伊弗雷姆·卡姆
译　　者	王　静　朱里克
校　　译	李　力
责任编辑	朱策英
文字编辑	尹　楠
开　　本	700毫米×960毫米　1/16
印　　张	16.5
字　　数	253千字
版　　次	2018年10月第1版
印　　次	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　　刷	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书　　号	ISBN 978-7-5155-1599-1
定　　价	70.00元

出版发行	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　邮编：100102
发 行 部	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	(010) 64271423
交流邮箱	gwpbooks@yahoo.com
总 编 室	(010) 64228516
网　　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　(电话)18911105819

编者语

当今全球局势复杂多变，安全冲突此起彼伏，不确定性与突发性相互交织，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。提高战略预警能力，完善国家战略预警系统，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。

国家战略预警，指一国武装力量为防御突然袭击，运用预警技术监视别国战略进攻性武器活动态势的综合性警戒手段。它关乎一国的战略核心利益，是维护国家安全、执行战略行动的重要保障，是国家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国家战略防御和威慑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。战略预警攻防兼备，以守为攻。其目的在于，及时在尽可能远的警戒距离内，准确探测识别敌方攻击，分析判断各类情报信息，发布先期警戒情报，使国家决策层尽早采取反制措施，甚至先发制人。从冷战初期，美国就开始通过发展预警系统，来增强自己的战略防御力量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战略预警系统建设的领头羊，目前拥有世界最庞大、最先进、最复杂的战略预警系统。

针对敌方的突然袭击，如何识别、预警、预判、反制、威慑、防御，是全球情报人士热切关注的问题。为此，我们特别策

划了“国家战略预警研究译丛”，将该领域的国际研究成果推荐给中国读者。丛书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预警，内容涵盖早期预警、情报搜集、情报分析、预判突袭、预先防御、先发制人、情报失误、减少不确定性等等诸方面。我们所精选的作品，既有享有盛誉的经典著述，也有一些顶尖专家的最新研究，备受各国情报人员和国家安全学者推崇。

目前，中国已进入一个全新时代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。但习近平主席指出，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，越是前景光明，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，做到居安思危，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……不断提高国家安全能力。[1] 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我们真诚希望本套丛书，可对我国相关领域的从业者有所启迪；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所探索。

[1] 2018年4月17日，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。

目 录

推荐序

世界著名国家安全研究学者、冲突战略学家　托马斯·谢林（Thomas C. Schelling）

25年前，罗伯塔·沃尔斯泰特（Roberta Wohlstetter）曾请我为她的一本研究突袭[1]的大作《珍珠港：预警与决策》（*Pearl Harbor: Warning and Decision*）写序。所以，当我被要求为伊弗雷姆·卡姆（Ephraim Kam）的书写点东西时，我实在无法拒绝。借此机会，我又重读了沃尔斯泰特的那本书。果然，我的记忆没有错，两部著作在重叠之处观点极为一致。

起初，沃尔斯泰特只是一名业余研究者。但在翻看美国国会听证会有关珍珠港偷袭的39卷档案，查阅可找到的其他大部分相关文献后，她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。关于历史上这场美国人引以为辱的偷袭行动，她的上述书籍不仅是各界公认的权威之作，还洞察出无法确保战略突袭不再发生的原因。

多年前，卡姆开始创作本书时，他曾是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名分析人员，所以，他已是这方面的专家了。1956年和1967年，以色列曾两次对敌发动突袭；可1973年，它反遭对手突袭，结果虽未受到毁灭性打击，但也损失惨重。除了精通数据搜集和分析的现代方法外，卡姆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学者。他曾有诸多机会了解，情报如何被搜集和分析，以及怎样用于（或不用于）规划、政策和决策。

[1] 编注：如无特殊情况，本中文版一般将“突然袭击”（surprise attack）简写为“突袭”。

卡姆深入研究了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，朝鲜袭击韩国，中国反击印度，以及包括日本偷袭珍珠港在内的其他 8 次突袭事件。但其研究角度与沃尔斯泰特女士截然不同，主要集中在小国，而非强国；近敌，而非远在天边之敌；多个对手，而非单一对象；当代的军事和情报技术，而非 20 世纪 30 年代末或 40 年代初的手段。

本书末章章名为："突袭真的不可避免吗？"很遗憾地告诉各位读者，卡姆最后得出了悲观的结论；更遗憾的是，他的结论并非凭空捏造。

与沃尔斯泰特一样，卡姆也坚称："信息和预警指标的缺乏，往往并非评估失败的原因。"如果读者认真阅读沃尔斯泰特的书，会发现她早已预料卡姆会提出，"信息搜集的量越大，收到的噪声也就越充满困惑和矛盾"；"接收的信息越多，数据处理就越难"；"越是敏感的信息，越要保护信息源并限制传播"等观点。

在此，我特别引述 1962 年为沃尔斯泰特所写序言中最喜欢的一段：

意外，如果发生在政府身上，就很可能是一个错综复杂、牵涉广泛且与官僚政治相关的问题。其原因除了玩忽职守，更是因为分工不明确而导致行动方向错误；不仅因为情报出现漏洞，更由于一些情报太过于敏感，就像珍贵到令人不敢穿戴的珍珠，真正需要的人反而无法获得；不仅因为预警失效，更由于一些预警发布太过频繁，造成无人在意；不仅因为警卫人员缺乏警惕，更由于这些警卫人员知道：如果因为某些事情向上级报告，扰了上级的美梦，会受到严厉斥责；不仅因为大家都抱有意外不会发生的态度，更由于即便意外发生了，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有他人在处理；不仅造成直接拖延，更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导致决策拖延。除此之外，还因为某些人一定要等到事实确凿才能有所反应，而那时往往已经太晚了。（真实生活不像电影，会在高潮时刻播放背景音乐来提醒观众。）最后，正如"珍珠港事件"中，突袭成功的原因还包括敌人使用了某些新奇手段，或者纯属自己运气不好。

这段话也适合放在本书的序言中。既然如此，那是否意味着如果你读过其他有关突袭的书，就没必要再阅读卡姆的这部佳作呢？当然不是！原因有如下几点：第一，在卡姆的这本书中，就情报的机构角色以及情报分析人员与决策者的关系，他的分析与以前的著作截然不同。他是基于11个案例研究，并体现了自己的个人经验。第二，电子装备、监听手段与情报搜集技术的进步，也使很多问题的答案变得不同。比如，怎样可以侦察到埃及和叙利亚发动“赎罪日战争”（Yom Kippur War）的决定；过去25年梳理来源和数据，让我们更清晰认识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前一周的想法。第三，对一些情况不同的国家而言，如美国、以色列、苏联以及马岛战争[1]中的英国，研究突袭为何能常常成功、怎样避免突袭，是重要性或学术价值极高的课题。

我们能汲取一个重要而明确的教训，就是没有任何教训可以轻而易举获得。沃尔斯泰特在其著作的最后一段，写道：“如果研究‘珍珠港事件’对未来有些许启发的话，那就是：我们要接受不确定性存在的事实，并学习如何与之共处。”在本书最后一段，卡姆也说：“历史经验无法帮潜在被袭国免遭突袭。”

阅读本书将大有裨益。

[1] 编注：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，简称福岛战争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，简称马岛战争。

2017年序言
战略突袭范畴的拓展

《突然袭击》一书最早写于20世纪80年代。本书重点探讨了1939年到1973年间，袭击国在战略层面突袭对手的所有案例。经分析可知，避免遭受战略突袭非常困难，但并非不可能。事实上，近些年的大多数战争都以突袭而发轫。只有在少数战争中，被袭国才能预知战争即将来临。

战略情报难点

突袭千变万化，情况迥异。被袭者可能是超级大国，抑或小国；可能是民主政权，抑或独裁政权；可能是大部队，抑或小部队；可能是优秀情报组织，抑或僵化情报组织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可能无法预测未来的战争。

尽管存在许多重大差异，但在大多数突袭中，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反复出现。一个与情报信息的质量有关。通常情况下，好的情报机构设法搜集大量信息，其数量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巨大增长。问题是，在战略层面上，通常这些信息大多不是确凿证据，而是被称作早期预警指标（early warning indicator）。从中，情报分析人员并未被告知将要发生什么，而只能得知敌方部分且有限的动向。这些动向有多种解读的方法，并不一定全部正确。

另一个因素与人脑的局限性相关。人脑是一部奇妙的机器，但有其局

限所在。比如，在大量证据和迹象面前，人类的信仰和观念本该予以扭转或改变，但人类却倾向于坚持到底。因此，如果新证据与情报分析人员的评估相一致，似乎就是可靠的；相反的信息则被认为是不可靠或不相关的，而被排除掉。

上述两种干扰因素，会导致战略情报失误。以指标而非确凿证据为依据，会造成信息有误，因此关于战争即将到来的先期情报可能犯错。而错误的评估又不能得以纠正，因为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排除了相反的证据，倾向于以此捍卫自己的结论。

情报失误：另类问题

一国对另一国发动的突袭，仍然是战略情报失误的最常见情况之一。二战后，尽管为了阻止局势恶化以及防止战争发生，国际社会已建立了相应机制并鼓励敌对双方对话，但大规模战争并未消失。二战之后的 70 年里，人们目睹了大规模战争曾在朝鲜半岛、越南、南斯拉夫蔓延，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战争不断，海湾战争以及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 8 年战争令人震惊。这些战争大多以突袭发端。事实证明，它们与情报失误有非常大的关系。

此外，另类战略对抗会使我们措手不及。1945 年，美国以核打击突袭日本。此后，全球的确没再发生核攻击。然而，像朝鲜或伊朗这样的激进政权正试图获取核武器。这一事实提醒我们，核攻击并非不可能，将来或许会使我们遭受突袭。

与此同时，新型恐怖组织已经出现。其中，最具影响力的是“基地组织”（Al Qaeda）和“伊斯兰国”（Daesh）。前者的特点，是其出人意料的突袭能力，可以在美国中心地带发动突袭，造成巨大伤亡。后者的特点，是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（伊拉克和叙利亚），占地甚广；鼓吹新哈里发愿景，吸引成千上万的年轻信徒趋之若鹜，很多人甚至来自欧洲。虽然情报界掌握了一些指标，表明这些恐怖组织将有所动作，但

2001 年和 2014 年还是发生了大规模战略突袭。将来，这些恐怖组织依然能制造更多战略突袭。

“伊斯兰国”的出现，是整个大背景中的一部分。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中东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定、最暴力的地区。该地是大规模战争和军事对抗的战场，也是恐怖活动的主要场所。开始被称为“阿拉伯之春”的运动，2011 年即以战略突袭为发令枪，逐渐变成阿拉伯世界的灾难。其后果是，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利比亚和也门等几个政权几近瘫痪，目前尚不清楚哪一个政权会幸存，哪一个政权将崩溃。此外，比如为了预测叙利亚的前景，情报界目前不仅需要评估阿萨德政权未来的政策，而且还要判断五到六个参战方未来的行为。在这种不确定的气氛中，战略突袭，特别是关乎中东政权生存的，可能还会发生。

然而，中东的动荡并非个例。由中东放眼全球，对情报界而言，政权的稳定已成为一个重大挑战。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突然崩溃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未能预测到政权即将倾覆的原因之一是：无人知晓会发生什么，即使是最佳情报来源，也不能告知情报界，某些政权是会崩溃还是幸存。

最后，网络战的出现对情报界提出了新挑战。网络能力的发展，为海量信息打开了方便之门。情报界发现，处理如此多的信息非常困难，尤其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又一波的非机密信息。同样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学习和理解网络这一新的战争维度，包括其优点和局限性。毋庸赘言，网络增加了突袭的危险。

2004年序言

旧模式，新教益

自多年前本书初版以来，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这个令人尴尬的俱乐部，成为敌人突袭的对象。新发生的突袭事件，与以往突袭事件的背景极为相似，皆因如下因素共同造成：错误的安全观念；误判敌人动机、企图与能力，而对逼近的威胁产生错误知觉；对即将到来的袭击，缺少关键的确凿证据；组织障碍等。例如，美国和科威特完全没有预料到，伊拉克会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。他们认为，萨达姆·侯赛因（Saddam Hussein）可能会威胁并勒索科威特，但不会占领该国，因为：首先，几百年以来，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曾经占领过另一个阿拉伯国家；其次，科威特一直是伊拉克的亲密盟友，在数年前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期间，科威特还一直积极支持前者；最后，他们认定，在美国支持科威特的情况下，萨达姆断然不敢袭击这个石油丰富的酋长国。

1991年和2003年，美国曾两度出兵伊拉克，究竟萨达姆·侯赛因受到多大程度的战略突袭效果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当萨达姆的军队入侵科威特时，他显然没有预料会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攻击。在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，萨达姆是否改变过自己的评估，则更难以确定。即使他预测到了美国的军事行动，也极可能没料到军事行动的规模如此之大，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受如此惨败。而他下令向以色列领土发射39枚飞毛腿导弹（Scud missile），却是出乎许多以色列决策者和情报分析人员的意料。2003

年，萨达姆可能预见美国将对伊拉克发起一场大型军事攻击，规模会与1991年海湾战争相似。但这次战争中，他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战争的意义和影响。因此，他显然不会想到，短短一个月之中，包括首都巴格达在内，伊拉克整个国家全被占领，他的军队也彻底瓦解。

然而，近年最具启发性的突袭案例，当属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——“9·11事件”。这次袭击不同于常规的突袭，因为它既不是常规军事力量间的较量，也不是入侵某个国家。尽管如此，它与常规的突袭还是有很多相似点，也由于其战略重要性，为未来战略突袭的本质带来新认识。其中一个相似点，就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情报失误：由于有太多因素的影响，很难在假定和行动链中找出薄弱环节，以阻止突袭的发生。

据美国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（U.S. Congressional Joint Inquiry）报告，早在1998年，美国情报界已截获并发布相关情报，以相当笼统的表述声称：奥萨马·本·拉登（Osama bin Laden）的“基地组织”企图在不久的将来对美国国内实施恐怖袭击。该情报提及的一个攻击场景，是使用飞机作为武器撞击建筑物。但是，就像其他突袭案例一样，这一情报并不具体，没有指出确切的时间和地点。可在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看来，上述信息足够引起高度警惕，应立即采取更多防御措施。然而，事实是，美国政府并未周密地采取此类措施。

这一失误发生的原因有几个。第一，尽管在2001年的春季和夏季，有信息显示“基地组织”的威胁刻不容缓，但美国政府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，像之后“9·11事件”这样大规模的袭击不可能发生在美国国内。美国情报界的普遍看法，是“基地组织”的袭击最有可能发生在海外的美国目标上。第二，由于现有证据不足，还缺乏分析重点，情报界对于“基地组织”的了解非常有限。情报更多侧重于战术分析，而非战略分析，前者为具体行动提供支持，后者才有助于更充分认识“基地组织”及其威胁。因此，在2001年9月11日前，情报界没能进一步研究所获取的信息，以及分析对于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，这些信息汇总起来的重要意义。结果，一些重要的信息被完全忽略，而另一些信息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，因而没